

给母亲的“年终奖”

张军霞

我第一次给母亲发“年终奖”，还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那段时间，母亲患肩周炎的老毛病又犯了，因为肩膀疼，每天抬胳膊都困难，平时轻松就能完成的穿衣、梳头等动作，这时也成了难题。我也曾多次陪着母亲去找医生，先后吃了不少药，贴各种膏药，却总是不大见效，倒是母亲的一位老姐妹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她说这病靠吃药不行，只要坚持每天甩胳膊慢慢就能好，母亲照着做，疼痛感果然一天比一天减轻了。

但是，对于母亲来说，冬天洗衣服还是一个难题。家里那台老式的洗衣机，已经兢兢业业工作了十几年，洗一些平常的衣服都没有问题，但每逢需要洗厚重的棉衣、毛衣时，需要反复从洗衣桶里提出衣服放到脱水桶里，吸了水的棉衣拎起来格外吃力，对于母亲那伤痛的胳膊来说更是一种挑战，虽然我和妹妹每个周末都回来，也一直劝母亲不要急着洗衣服，等我们回来帮着洗，但爱干净的母亲根本不听劝，她哪里能容忍脏衣服放着过夜呢？

有一天，我到商场逛街，看到家正在搞促销活动，我临时起意想看看有没有更省力一点的洗衣机，售货员马上给我推荐了一台全自动的洗衣机，这东西真是好用啊，衣服放进去，按下启动键就不用管了，等它停止工作时直接拿出来就是洗干净的衣服，太适合买回去给母亲用了！可我一看标价，顿时又傻眼了，当时我的工资才一千元出头，可是这台洗衣机的售价是2200元！

也就是说，如果我想给母亲买这台洗衣机，即使不吃不喝也要积攒两个月，但我家里还有个需要喝奶粉的孩子，每月的开销也是一大笔呀！我一步三回头地离开，脑海中回想着母亲洗衣服时痛苦的神情，不由感到特别心酸。说来也巧，那时我已经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了，就在我逛商场的第二天，有一家报社给我寄来了一张500元的稿费单，因为我的一篇征文获得了一等奖！稿费加奖金居然抵得上我半个月的工资！也算是报社给我发的“年终奖”了！

第二天我回母亲家时，正巧妹妹也来了，我说了想给家里买台全自动洗衣机的事，她立刻就说：“这事咱们见着有份呀！姐，买洗衣机的钱咱们各出一半就行啦！”妹妹的建议让我喜出望外，就这样我用自己的稿费加上工资凑足了1100元，再加上妹妹凑来的另一半，我们当天就跑到商场订购了那台全自动的洗衣机。当工人把这个超大的箱子送到家时，母亲非常惊讶：“这是啥，我们家没买东西呀？”跟在工人后面帮忙的妹妹拍着手笑起来：“妈，你这一年到头为家里操劳也太辛苦了，这是姐姐和我送给你的‘年终奖’！”

从此，有了这台洗衣机的帮助，母亲彻底告别了洗厚重衣服的烦恼，这反倒跟邻居们说：“高科技的东西就是好，我这闺女真是有心了！”

也就是从这件事以后，我和妹妹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到年末都会想着给母亲买点啥，有时是一件舒适暖和的羽绒被，有时是一部新款的老年手机。母亲每次收到这样的“年终奖”都会特别开心，因为我们提前做了功课，送来的都是她最需要又最喜欢的礼物。

又到年终了，我跟妹妹商量过了，如今物质条件好了，家里也不缺啥，不如让让少有机会出门的母亲出去旅游一趟。我们悄悄在一家夕阳红旅行社报了名，相信这次的“年终奖”，母亲也一定会喜欢！

旧事

悠悠红薯香

谭光辉

四十年前，我开始念师范。每年放寒假，刚在琴楼下划划子，心早已飞回了家。因为母亲早为我蒸好了几个红薯。

这时的红薯最好吃，糖分十足，入口即化。“霜降不割禾，一日掉一箩。”搞集体时，霜降前后收割完晚稻，主要农活是摘茶子、收红薯、准备种油菜。

从蛇形巷里到长江冲里是一大片旱土。湖头片的上铺队、盐铺队、下屋队、新屋队、寸背岭队都有一定的份额。各个生产队都用这片旱土种红薯。红薯很烂贱。清明前后下薯种，端午节前后插薯秧，“双抢”前翻一次藤，接下来的就是等着割薯藤、收红薯了。

礼拜天，碰上生产队安排劳力去“土下”挖薯时，我也会加入其中。

收红薯也分成几个小组，男女老少搭配，分工明确。女同志负责割薯藤，男同志负责挖红薯，年老体弱者负责把红薯从根上摘下来并按大小分类。我们这些小孩则背着背篓拿着锄头跟在后面“倒红薯”——把土彻底翻一遍，拾捡大人漏掉的红薯。

收红薯既是体力活，也颇有诗意。几个女同志，一边收割薯藤，一边说着悄悄话；闲暇时，几个男同志一边抽着喇叭筒，一边谈论今年的收成；一些小孩子挂着用红薯叶做成的耳环项链，嬉笑打闹；休息时，抹几只黄心薯到水沟里洗净，用树枝刨去表皮，脆脆地吃着……谁谁谁挖到一个几斤重的“薯王”时，大家都会跑去围观。谁谁谁挖到一个老鼠窝时，大家都会跑去围堵拦截。

红薯全身都是宝。红薯叶、红薯根是猪们的爱物。生产队按工分把红薯叶、薯根分到各家各户。加上自家收回来的，供过于求，父亲就会把它们挂在厅房房梁上，待冬天取下来细细切碎喂猪。

红薯是人类的宝贝。在红薯利用方面，母亲算得上一个高手，真正做到了利益最大化。

红薯收回来，母亲会把它们分成几堆：薯种、红薯、白薯、小薯、烂薯。个儿大、无虫蛀的留着做薯种。红薯淀粉含量高，用来磨粉，经过几次淘洗除杂后，请人加工成红薯粉皮。烂薯洗净喂猪。把小薯蒸熟后摆在炉灶边加工成特色小吃——“猫屎薯仔”。

白薯四吃：切成条或者刨成丝，晒干加工成薯丝膏或薯丝。刨成薯片，经热水处理后，晒干成薯片；捞出薯片后，把煮过薯片的汤水熬制成薯糖，留着过年时打“冻米糖”用。刨成薯片，上油锅炸成薯片，出锅后撒上葱花。在几斤猪油要吃一年的日子里，精打细算的母亲，从没有这样奢侈过。最大的是将白薯加工成琥珀色的“黄腊薯皮”，那可是过年时的待客佳品。

小时候，小寒前后，看到母亲用竹篮洗好白薯，从楼上搬来“茶焙”“大盘薯”，我就知道家里将有大动作——焙“黄腊薯皮”。

母亲做的“黄腊薯皮”成色好，糖分足，软硬适中，老少咸宜，赛过现在超市里的红薯干。

“黄腊薯皮”好吃难做。难在工序复杂：洗薯、上甑、去皮、切块、上焙、翻面……难在火候的把握：蒸薯要用柴火，让薯慢慢熟透。烘培要用炭火，让薯块慢慢收缩成形。翻面要及时，确保薯块受热均匀……

小时候，拜年走遍了湖头屋场。尝过各家各户的“黄腊薯皮”后，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母亲焙的“黄腊薯皮”在湖头屋场排头名。

现在过年回老家，还常听到邻居们夸当年母亲的杰作：羌糖、炒芭粟、黄腊薯皮。

我刚出生时，母亲病弱，完全没有奶水。我哭得厉害时，大姐背着我到上屋里本家卢氏那里弄奶吃。平时，母亲靠炒薯皮来续着我那条小命。

上小学时，装上半袋薯丝或者几块薯丝膏，甚或揣上几片带着白霜的生薯片、几块“黄腊薯片”，仿佛就是人生大赢家。

来客人时，伴着客人吃上一小碗热腾腾红薯粉丝荷包蛋，唇齿生香。

大年三十，吃着那香喷喷的极具地方特色的薯粉皮煮鸡时，真想高声唱一句：此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尝！

……

又到红薯飘香季，不见当年弄薯人。

地名记忆

新生 荡漾在斜濂河的乡愁

黄春平

土改工作队便将“董湖”改成“新生”报上去了。而作为新生村的小地名、村民小组，董湖、董湖依然存在并沿用至今。

1950年7月，“新生乡人民政府”正式在土改工作队的驻地挂牌成立，成为酃县二区所辖的14个乡镇之一。1953年，大乡化小乡，新生乡调整为新生、同睦、船形3个乡镇，新生是酃县三区所辖的26个乡镇之一。1956年5月，酃县撤区并乡，新生由乡变村，隶属船形乡政府。

如何让刚刚解放的新生人民真正得以“新生”？在推进土改运动的同时，郭步书非常重视在土上进心并积极参加土改运动的年轻人当中培养和选拔发展党员。其间，新生村黄树芬、黄英德、廖厚莹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发展的第一批中共党员，他们也不负党组织和郭步书的期望，在1956年新生成立党支部后的21年时间里，先后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在新的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一河两岸是新生

发源于桂东县八面山主峰的斜濂河，由南向西再一路折向北面奔涌向前，活像一条长龙在深山峡谷之间蜿蜒盘旋。

当斜濂河抵达新生最上游黄家壩的逆流时，源自郴州资兴市市场的七里河，出自金紫峰的南坑河（溪）便径直找上门来，与斜濂河深情相拥，不惜牺牲性命融入在一起。这时的斜濂河水更大了，河场更宽了。两岸的高山也大大方方地后移，让出了许多地盘，整个新生一下子便宽阔了许多，也平坦了许多。全村12个村民小组的近两千村民，便世代生活在这河两岸。

或许正是相对船形到处高山林立，难得有块平地，新生算是平坦的地块，所以这里的多个小地名也与“坦”字扯上了关系，如坦下、坦下洲、高坦洲。

斜濂河约5公里长的新生段，如同上下两端收紧、中间不规则凸起的玻璃瓶。在玻璃瓶上端的收口处逆流，有关部门曾计划修筑高坝用来发电。1970年代，309地质队在此轰轰烈烈地勘探了一年，最后结论是左岸的地质不稳定不宜修筑大型水坝。1960年代修建河渠时，也没想将取水口选址于此。经过踏勘调查，认为路线太长、工程量太大且效益不明显。最终，河渠的取水口坝头便建在了玻璃瓶最下端的收口处，也就是今船形乡新生木兰组与鹿原镇黄石组交界的河道上。

新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就了今天新的发展和变化。1979年，船形乡政府（公社）驻地由上游的船形墟搬迁至新生的董湖洲，随后学校、医院、银行、邮政、电信、供销社、粮站也陆续迁于此，还新建了墟场。从此，新生比往日热闹了几分。

更令新生热闹的是通畅的交通优势。炎汝高速公路静静地沿着斜濂河穿越整个村庄，还令外地人羡慕地在新生开了个口子（收费站）；S205炎陵旅游环线依山傍水贯穿新生，南行与著名的红色景区中村、水口相连，北往则直通5A级旅游景区炎帝陵。有了便利的交通条件，新生的油茶、茶叶、水果、竹笋、香菇、木耳等特色农业风生水起，得到快速发展。从斜濂河上游中村九潭筑坝、穿山打洞16公里引水发电的新发电站，是炎陵县装机最大的民营水电站，这里的生态工业也从此起步。

这几年，新生还巧借乡村振兴契机，修筑斜濂河防洪大堤，兴建沿河观光大道，架设环村太阳能路灯。如今，行走在观光大道，高大的枫杨顶天立地，有翠竹掩映，有杨柳依依，不时松涛阵阵，偶尔鸟语啾啾。

待至天空慢慢暗下来，太阳能路灯会很懂事地相约齐齐亮起，人行其中可见两岸灯火璀璨，可闻耳旁微风细浪，幽静的河面在灯光的映照下，波光粼粼，煞是好看。

一路风光秀新生

新生了，但掩不住旧乡乡愁、乡情旧事。

梁上和梁上公路是新生人、船形人乃至炎陵人心中最美的风景、最难忘的记忆。船形是炎陵县最后通公路、通客运班车的乡镇。1960年代末，现在的炎（炎陵）资（资兴）公路就修到了与鹿原镇交界的船形同睦，但到同睦就停止了，原因是受高山阻隔，很难往前推进。

为了突破瓶颈，修通船形公路，县乡两级政府曾设想人工开挖隧道，但受制于当时的施工条件且工程量太大而放弃。最后，选择了在新生与同睦接壤、净高200余米的梁上陡峭石壁上凿壁修路。1976年，船形乡（公社）从全乡挑选基干民兵轮番上阵，腰系绳索攀爬上猿猴难行的石壁上，靠一锤、一钎、一双手奋战两年有余，硬是在这里炸出了一条宽5米、长约两公里的石壁公路。其间，两百多民兵将热血青春镌刻在峭壁之上，多人牺牲在悬崖之下。

梁上公路也成就了新生的神奇与美丽。车行梁上或人行其中，俯视壁下，只见碧水环绕，河洲青翠，屋舍俨然，田园如画，四季景异；仰望远处，可见金紫峰高耸云端，不时云飞雾走，景观变幻莫测，十几台“大风车”更是为金紫峰添色增美。去年，新生村顺势在梁上石壁公路的南端建起了观景台，名曰“仰胜台”，炎陵文化名人黄建林题联并书：“梁上通途任君行，行稳致远；坦下胜景随心看，看足怡怀。”同时，作文《仰胜台记》并雕刻于台。

从梁上石壁下的坦下顺流而下，两边的高山慢慢收拢，河道逐渐变窄，河水也开始凶险起来，昔日排排漂漂，大有“两岸青山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下行约一公里，就到了新生最下端的木兰。在这里，最有名气的当属一株需四五人才能合抱的网红树——木兰古银杏。这棵古银杏树高约30米，树干2米高处有2002年炎陵县林业部门设置的古树保护铁皮号牌，号牌内容为“银杏，银杏科，457年，N0001”。现在算起来，已有479年历史，是斜濂河两岸自然生长的树龄最长、径围最大的银杏树。春去秋来，银杏树绿黄交替，吸引了一批批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待至初冬时节，树上银叶婆娑，树下金黄铺地，更是游人如织。

新生不仅有好看的自然美景，更有令央媒围观报道的人文景观。昔日排工聚集、过渡休闲的老船铺，集运上游散地竹木、可扎排百条并整装待发的逆流河道，横跨斜濂河、层层叠叠建且几代人曾经过往的新生老木桥，至今有人前来寻找儿时的记忆。黄家壩大屋、罗家大屋等姓氏大屋场，则是前人迁徙定居和繁衍的见证。

建造于清朝道光年、至今保护完好的罗家大屋占地面积约1200平方米，有大小房间44间，呈U字型布局，设5个天井，以青砖砌墙，黑瓦盖顶，雕梁画栋，翘角飞檐，气势恢宏。大屋内门窗、立柱、飞檐上雕刻有花鸟虫鱼、狮虎龙凤，栩栩如生，图案多达百余幅。2011年，新华社曾以《湖南省炎陵县发现清代“集体安居公寓”》为题进行报道，称“在湘赣边境山区发现了一幢有180多年历史、至今还在住人的清代‘集体安居公寓’，其建筑形制、质量和承载的特殊居住文化堪称经典。”



近500年树龄的木
兰古银杏树。黄春平 摄

三河汇流处黄家壩全貌。黄春平 摄

秋高气爽的周末，朋友小周的无人机在炎陵县河渠渠道坝头起飞——坝头地处鹿原镇董湖与船形乡新生交界处的河渠渠道，是炎陵迄今最大的水利工程。

无人机沿斜濂河逆流而上，在深山峡谷中穿行，航拍监控器里险要壮美的景观扑面而来。大约十来分钟，斜濂河两岸慢慢阔起来，右岸一幅金黄灿烂且熟悉的画面进入我们的视野，这是区分董湖与新生的标志性植物——一棵树龄近500年的银杏树。在这里，顺河而下是鹿原的董湖，逆流而上就是我的家乡船形新生了。

一朝解放有新生

新生是船形乡最大最宽的洼地，四周大山的背面分别是船形乡的高路、船形、水壩、同睦几个村以及鹿原镇的董湖村。新生原本不是一个村，原来也无此地名，它是新中国成立后才“新生”的，现今新生村域的地名原来叫董湖、董湖洲。民国37年（1948）全县设7个乡，董湖是炎陵乡下辖的32个村庄中的一个。

董湖如何变新生的呢？说来还与时任酃县二区（当时全县设4个区）区长郭步书有着密切的关系，是解放了才“新生”的。

1949年10月27日，南下干部工作队随军进入酃县，郭步书是赴酃县接管建政的南下干部一员。酃县解放后，县、区人民政府即建立。1950年4月至1952年10月，郭步书担任酃县二区区长（1956年至1969年任县委书记）。当时二区的管辖范围是现在炎陵县西片的所有乡镇，新生的前身董湖隶属二区的炎陵乡。

二区区委、区政府工作人员到职后，区乡干部即按照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分头进驻各乡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区长郭步书亲自带队，从今鹿原镇董湖村进入现在西片最西端的地域船形，第一站就是与董湖接壤的炎陵乡董湖。

土改工作情况复杂，任务艰巨，得有一个固定的办公场所。选哪里为好呢？郭步书在走访几个村庄后，最终选择了董湖境内坦下的一处唐家老宅，一来董湖是船形最大的盆地，二是人居相对集中，方便开展工作。

而正在这时，酃县民国时期设立的48保（村庄）要改为48乡，即要建立乡一级人民政府。是保留董湖这一老称谓，还是重新命名呢？郭步书觉得，董湖这一地名不太响亮且没有什么历史渊源，如今酃县解放了，董湖的人民也新生了，地名应该体现时代性。于是，在上报乡人民政府地名时，